

西伯利亚民族学文集



新亞東書

主编 刁书仁

西伯利亚民族学文集

林树山 姚凤 著

责任编辑 于永玉
特邀编辑 史向辉
赵文铎

ISBN 7-80626-029-3



9 787806 260296 >

长白丛书研究系列

西伯利亚民族学文集

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编

林树山 姚 凤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 字数 335 千 印数 1—500 册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626-029-3/K·25

定价:30.00 元

目 录

西伯利亚民族学研究的国际意义(代序)	(1)
西伯利亚民族概述	(5)
西伯利亚及俄属远东地区土著民族的传统宗教观念	(19)
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古代民族文化的源流与传统	(31)
苏联对西伯利亚民族的研究	(53)
古今西伯利亚民族概说	(63)
苏联学术界对远东土著民族的研究	(74)
苏联远东民族精神文化的某些成份	(88)
苏联对阿穆尔河下游及萨哈林岛土著民族的研究	(101)
西伯利亚突厥语民族的原始信仰	(112)
东胡系民族的族缘关系	(124)
苏联对蒙古民族起源的研究	(135)
俄罗斯对布里亚特民族起源的研究	(146)
苏联对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起源的研究	(156)
布里亚特蒙古族萨满教的形成问题	(169)
苏联对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的研究	(182)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自然崇拜	(212)
苏联学者论通古斯满语民族起源	(222)

并入俄国前的通古斯人	(236)
十七至二十世纪并入俄国后的远东民族	(244)
俄罗斯对黑龙江下游通古斯满语民族萨满教的研究	(259)
俄境黑龙江下游通古斯满语民族原始信仰中的凶神	(266)
俄属黑龙江沿岸通古斯满语民族鄂温克人与 鄂伦春人的某些自然崇拜	(273)
通古斯满语民族那乃人萨满教诸神称谓及有关神语	(284)
通古斯满语民族那乃人的神话传说	(297)
通古斯满语民族埃文尼人概述	(303)
俄国对通古斯满语民族埃文尼人的研究	(307)
苏联对通古斯满语民族埃文尼人的研究	(318)
通古斯满语民族埃文尼人的传统宗教观念	(327)
通古斯满语民族埃文尼人及其葬俗	(338)
关于黑龙江沿岸女真文化的起源问题	(347)
黑龙江沿岸女真人的宗教信仰	(360)
俄国学者对通古斯满语民族奥罗奇人的研究	(372)
黑龙江畔奥罗奇人的原始宗教观念	(379)
关于东北亚古亚细亚人及其族源问题	(389)
尼福赫人的萨满教	(399)

西伯利亚民族学研究的国际意义

(代序)

我们说西伯利亚,在这里亦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

同其它类似学科一样,西伯利亚民族学应是一门研究西伯利亚(含俄属远东地区)古今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科学。为了更好地从事这门科学的研究,除了融会有关国家的古今文献资料以外,发掘、收集、整理、研究西伯利亚的古今实物资料和语言学资料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西伯利亚考古学、西伯利亚人类学、西伯利亚语言学在整个西伯利亚民族学的研究中应当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上述学科本身即属于西伯利亚民族学的学术范围。如果从民族语言角度来看,西伯利亚民族学又可以分为阿尔泰学(含突厥学、蒙古学、通古斯满洲学)、乌拉尔学(含芬兰—乌戈尔学、萨莫迪学)和古亚细亚学。

西伯利亚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大地,是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辽阔的地域和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主要的是因为自古以来它以甘甜而丰富的“乳汁”养育了许许多多的历代民族。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西伯利亚的悠久历史,亦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西伯利亚的灿烂文化。毫无疑问,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直接丰富了全人类的文明宝库。西伯利亚的地位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在地理上直接联系着欧亚美三大洲,自然地成了三大洲民族与文化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西伯利亚的民族文化乃是世界(特别是欧亚美三洲)民族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就现今土著民族而言,这里就有三十多个,他们分别属于七个不同的语族:芬兰—乌戈尔语族(如汉特族、曼西族等)、萨莫迪语族(聂聂茨族、恩加纳善族、谢利库朴族等)、突厥语族(雅库特族、

多尔干族、哈卡斯族、阿尔泰族、朔尔族、图瓦族等)、蒙古语族(布里亚特族等)、通古斯—满语族(埃文基族、埃文尼族、涅吉达耳族、那乃族、乌耳奇族、奥罗克族、奥罗奇族、乌德盖族等)、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爱斯基摩族、阿留申族等)、古亚细亚语族(楚克奇族、科里亚克族、伊特里门族、犹加吉尔族、尼福赫族、开特族等等)。可见,这里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大有作为的地方。

就历史文化而言,西伯利亚的古代文化起码可以上溯到中旧石器时代。在西伯利亚(包括远东地区)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证据确凿的先于莫斯特期的文化遗存,但莫斯特期的考古遗存却分布得相当广泛。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北面起码扩展到北纬 52—53 度。上旧石器时代的西伯利亚先民分布得更广泛,北面已经达到北纬 71 度。至于中石器时代,西伯利亚的远古居民已经登上了北冰洋沿岸的太梅尔半岛。

著名的东北亚远古居民洲际大迁徙就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大约在 1.5—2 万年前,现今印第安人的祖先即沿着亚洲东北部的海岸通过白令“陆桥”从东北亚迁往美洲各地的。难怪有的学者称他们为石器时代的哥伦布。顺便说一下,根据有限的地理学资料、人种学资料、语言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和推测,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极有可能同亚洲大陆古亚细亚人的远祖(古移人的先世?)在族源上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可见,西伯利亚(特别是其南部和远东地区)不仅是亚洲的远古文明中心之一,而且是美洲古代文明的真正发源地(当然,还应包括中国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

到了铜石并用时代(又称次石器时代),冶金术的发展和传播大大地加快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从而使西伯利亚的古代文化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为阿尔泰语三大族系(突厥语民族、蒙古语民族、通古斯—满语民族)的最后形成创造了条件。公元前后,中国史料中先后出现的匈奴、东胡和挹娄基本上就是这三

大民族共同体的雏形。从此，阿尔泰语民族登上了亚洲的政治历史舞台。

当然，古往今来，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我国的汉族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然而，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却又都有它的主体。这亦是事实，否则就无法称其为某某族系了。

看来，古代的匈奴人当以突厥语部落为主体，但亦不能排除部分芬兰—乌戈尔语部落和蒙古语部落的存在；东胡人当以蒙古语部落为主体，但亦不能排除部分突厥语部落和通古斯满语部落的存在；挹娄人当以通古斯满语部落为主体，但亦不能排除部分蒙古语部落和古亚细亚语部落的存在。从人种类型上看，匈奴人当以白种人，即欧罗巴种为主体；而东胡人当以黄种人，即蒙古种为主体；至于挹娄人，他们理应属于蒙古种。当然，操同一语种的民族，亦不一定属于同一人种。例如现今的突厥语民族维吾尔人和雅库特人，前者基本上属于欧罗巴种，而后者则完全属于蒙古种。

上述许多观点基本上都是一些不成熟的猜想和假说。之所以有勇气提出来，目的全在于谨供学术界参考而已。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单靠某一国家的学术力量是很难完成的，这里需要国际（特别是中国、独联体和蒙古）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和广泛协作。

从现今的国际疆域来看，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许多北方古代民族共同体都是跨国的。这些古代民族共同体不仅同中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同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且不说早期的西戎、北狄和东夷，仅在匈奴、东胡、挹娄之后出现的不同时期的民族共同体就不胜枚举。例如乌孙、坚昆（又称结骨、鬲昆、隔昆、居勿、黠戛斯；今称吉尔吉斯或柯尔克孜等）、丁零（又译丁灵、丁令、钉灵、狄历、赤勒、敕勒、铁勒，又称高车）、鲜卑、乌桓（又作乌丸）、夫余（亦作扶余、凫舆，即古之秽人）、沃沮、柔然、乌洛侯、契丹、库莫奚、悦般、突厥、地豆干、失韦、豆莫娄、勿吉（靺鞨）、突骑施、葛逻禄、骨利干、回纥、兀良哈、达旦、女真、蒙古、唐古特、布里亚特、卫拉特、兀者、吉里迷等等。为了弄清这些古代民族历史

文化的来龙去脉,同样需要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和独联体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共同发掘并探讨与之有关的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人类学资料、民族学资料等等。

时至今日,即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跨国民族。例如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布里亚特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等。对于这些民族历史、现状、民俗及古今文化之研究无疑均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中国和独联体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无论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可见,这里需要的不仅是学术交流,而且更加需要学术上的合作与配合。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就东北地方史而言,无论是史前史、古代史,还是中世纪史、近现代史,都离不开现今中国国境以外的学术资料,其中即包括西伯利亚、俄属远东地区和亚洲极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资料、人类学资料、民族学资料、民俗学资料、语言学资料和文献资料等等。舍此,我们将无法获得颇为完整的学术成果。

如众所知,挹娄及其先世和后裔(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等)、秽人及其先世和后裔(夫余、沃沮、置沟娄、豆莫娄等)、东胡及其先世和后裔(乌丸、鲜卑、契丹、室韦、蒙古等)的许多文化遗存都是跨国(中、俄、蒙等)分布的。假如没有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合作,这些古今民族历史文化的最后复原将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只不过刚刚起步,尚属于资料积累和系统研究的初期阶段,西伯利亚民族学的许多领域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发和探讨。在我们看来,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民族,亦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文化。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文化无时不在影响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文化亦无时不在影响中国。世界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世界文化的渗透与交流,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未来的世界必然是“寰球同此凉热”。

林树山 姚 凤

1996年于长春

西伯利亚民族概述

林树山

直到十六世纪末,西伯利亚(含苏联远东)基本上是当地土著居民的广阔天地,可是目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只占该区人口(25,353,500人,据1970年统计)的4%左右(130余万人),包括30余个民族(含部族)。尽管他们居住分散,人口不多,这些民族仍然是西伯利亚历史的真正主人。他们是一系列独立语族、特殊文化和特殊经济类型的代表者。在他们那里,可以见到西伯利亚古代部落的大量遗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了解并研究这些民族的现在与过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三十余个土著民族中,最大的有五个:布里亚特、雅库特、图瓦、哈卡斯和阿尔泰。其余二十几个民族,最大的不过三万人,最小的只有四五百人,乃至更少。按语言划分,一共可分成七类:

芬兰—乌戈尔语民族

汉特族,自称汉泰,“人”的意思。汉特人属于乌戈尔语民族,沿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居住在秋明省(雅马洛—聂聂茨自治州和汉特—曼西自治州)和托姆斯克省境内。人口约21,000人(1970年统计),操汉特语。一共分为三个民族群:北汉特、南汉特和东汉特。南(沿额尔齐斯河流域)汉特人已经与俄罗斯人、鞑靼人融合在一起;东汉特,特别是北汉特人,还保留着十九世纪的传统文化特

点(住宅、服装、交通工具、艺术等方面)。汉特族起源于公元前一千纪末期,由当地的土著居民与外来的乌戈尔部落混合而成。汉特人与曼西人是亲缘民族,其主要生业是捕鱼、农耕、养鹿、种菜、采集和饲养奶牛等。

曼西族,秋明省汉特—曼西族自治州的土著居民,分布在鄂毕河(主要是其左侧支流康达河、北索西瓦河以及其他河流和别廖佐沃市等地)流域,还有一部分曼西人居住在斯维尔德洛夫省的俄罗斯人中间。人口 7,700 人(1970 年统计),操曼西语,许多人会讲俄语。从十七世纪起信仰东正教,但保留了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信仰(其中包括氏族崇拜和萨满教)。曼西人作为民族共同体大约形成于公元一千纪,由来自南方的乌戈尔人与外乌拉尔原始林区的古代渔猎部落融合而成。曼西人与汉特人是同源民族。曼西人(与汉特人一起)从十二世纪开始,在文字史料中均以“尤格尔人”著称,而从十四世纪起改称为“沃古利奇人”、“沃古尔人”。该民族主要以渔猎为生,部分人从事养鹿业、农业、牧业或养兽业,还有一部分人从事工业。

萨莫迪语民族

聂聂茨族,自称聂聂茨,旧称萨莫耶德人、尤拉克人。占据从科拉半岛到叶尼塞河右岸苏联北方的大片领土。大多数聂聂茨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下述三个民族州:阿尔汉格尔斯州的聂聂茨民族州、秋明省的雅马洛—聂聂茨民族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泰梅尔(多尔加诺—聂聂茨)民族州。人口 29,000 人(1970 年统计),操聂聂茨语。操萨莫迪语的聂聂茨人祖先(其中一部分可能熟悉养鹿业)于公元一千纪时,受一些游牧部落的排斥,从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林区和森林草原地带迁往北方,在那里他们又同当地的渔猎居民融会为一体(在聂聂茨人的一些传说中,后者被称为“西希尔佳”人)。聂聂茨人过着游牧生活,其主要生业是放牧养鹿业、海陆狩猎

业和捕鱼业。十月革命前,由于保留了氏族制度的大量残余,曾经存在着财产上的悬殊不均。一部分人接受了东正教,大多数人坚持信仰万物有灵和萨满教。现在已经有了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

恩加那善族,自称尼亚人,旧称塔夫基人,萨莫耶德—塔夫基人。居住在克拉斯诺雅尔边区的泰梅尔(多尔加诺—聂聂茨)民族州。人口约1,000人(1970年统计)。恩加那善语属于萨莫迪语族,恩加那善人作为部族,是由于古代泰梅尔河流域土著居民受外来的萨莫迪语部落同化而形成的。恩加那善人过去信仰拜物教。现在该部落主要从事养鹿和渔猎业。

谢利库朴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称奥斯恰克—萨莫耶德人。居住在托姆斯克省、克拉斯诺雅尔边区北部和雅马洛—聂聂茨民族州境内。人口4,300人(1970年统计)。谢利库朴语属于萨莫迪语族。谢利库朴族是鄂毕河中游的土著居民与公元初从萨彦岭地区渗透到这里的一些萨莫迪语部落长期相互作用和融合而形成的。十七世纪部分谢利库朴人北迁到塔菲河流域,而后来又迁到土鲁罕河流域。过去谢利库朴人以渔猎为生,北方的谢利库朴人则以养鹿为生。十八世纪谢利库朴人普遍地接受了洗礼,然而继续保留了一些古代宗教形式和礼仪。现在他们除了传统生业以外,还有养畜业和农业。

突厥语民族

雅库特族,自称萨哈人,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土著居民。部分雅库特人居住在克拉斯诺雅尔边区北部,在马加丹、萨哈林、阿穆尔等省也住有一部分雅库特人。人口296,200人,其中有285,700人住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操雅库特语。雅库特族分成几个区域性民族群。据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雅库特族是由于南突厥移民(可能来自贝加尔湖沿岸)吞并了一些土著部落而形成的。在雅库特人的传统经营和物质文化中,有许多与中央亚细亚牧民文化相类似

的地方,同时还有一些北方原始林区的文化成分。据估计,雅库特人的南方祖先的最后一次移民浪潮,是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时涌入勒拿河中游的。雅库特人的某些群系,比如西北部的养鹿者就是在不久以前由埃文基人的个别群系与雅库特人(来自中部地区的一些雅库特人)融合而产生的。雅库特人是在十七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并入俄国的。他们不仅受到本族实物税的残酷压榨,而且受到沙皇公职人员、官吏和商人的压榨。雅库特人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时的主要生业是养畜(马、牛、羊)业,从十九世纪后半期,一大部分人从事农业,而渔猎业则起着辅助的作用。雅库特人的住宅主要是用圆木建造的窝棚(夏季住宅是一些可拆的尖顶棚。雅库特人的服装是用兽皮缝制的。十八世纪后半期,大部分雅库特人曾经加入基督教,然而仍然保留了萨满教。十月革命以后,大部分雅库特人从事农业,一部分人从事工业生产。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成长起来了,民族文学、造型艺术、音乐、传统手工艺正在不断发展,出现了雅库特人的民族戏曲。

多尔干族,自称多尔干人、蒂阿—基赫人、萨哈人。该部族居住在克拉斯诺雅尔边区泰梅尔(多尔干—聂聂茨)民族州。人口4,900人(1970年统计),操雅库特语多尔干方言,信仰东正教,保留了一些万物有灵的信仰,其中包括萨满教和崇拜上苍。多尔干人作为部族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由来自勒拿河与奥列尼奥河的埃文基人、雅库特人、本地埃文基人、个别的艾涅茨^①人和一些外冻土带的农民组成的。多尔干人从事游牧—养鹿业、捕鱼业和养兽业,另外还饲养奶畜、种菜等。多尔干人的旧居——圆锥状兽皮帐篷——已经被俄罗斯式的木房所取代。

哈卡斯族,该民族居住在哈卡斯自治省,一部分人住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和克拉斯诺雅尔边区。人口67,000人(1970年统计)。哈卡斯语属于突厥语族。十月革命前哈卡斯被称之为米努辛鞑靼、阿巴坎鞑靼或突厥人,他们没有自我称呼,分成五个(卡钦、萨加伊茨、别尔季尔、科伊巴尔和克菲尔茨)氏族部落群。部落群又分作若

千氏族。哈卡斯人于十七——十八世纪初“自愿”加入俄国。主要生业是半游牧业和狩猎业，原始农业是他们的辅助性生业。哈卡斯族社会关系的特点是财产上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在沙皇殖民政策的统治下，哈卡斯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极其落后，几乎全是文盲。他们虽然表面上承认了东正教，但仍然信仰萨满教。哈卡斯人作为民族是于十七——十八世纪由叶尼塞吉尔吉斯人与古突厥人、萨莫迪人和开特人融合而成的。这种融合始于十八世纪，完成于苏维埃政权年代，这时哈卡斯才有了国家体制和统一的名称。农村人口从事农业和养畜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能够用哈卡斯文出版报刊、教科书、政治和文艺书籍。

阿尔泰族，1922—1948年间亦称卫拉特族。该部族居住在阿尔泰边区戈尔诺—阿尔泰自治省。阿尔泰人过去是居住在戈尔诺—阿尔泰和部分居住在库菲涅茨阿拉套地区的突厥语部落群的统称。人口约54,600人(1970年统计)，操阿尔泰语。在本民族范围内，分为南阿尔泰人和北阿尔泰人。看来，北阿尔泰人是古代萨莫迪、开特、乌戈尔和突厥人的部落长期接触的结果。属于北阿尔泰人(革命前的俄国文献中有时称之为“黑鞑靼”)的有土巴拉尔人(住在比雅河左岸和捷列茨克湖西北沿岸)、切尔坎人或称列别金人(位于列别季河流域)、库曼金人(位于比雅河中游)；属于南阿尔泰人(亦称白加尔梅克人、阿尔泰加尔梅克、山地加尔梅克、边境加尔梅克或比雅加尔梅克)的有阿尔泰人(或称阿尔泰—基日)、捷连基特人、捷列斯人和捷列乌特人。南阿尔泰人的形成是由萨彦—阿尔泰地区及其毗邻地区的古(六——八世纪)突厥部落与外来(十三、十五——十八世纪)的蒙古部落融合的结果。十月革命前他们是一些养畜和狩猎部落，没有文字，生活在父权—封建制度下，信仰萨满教。

朔尔族(自称朔尔，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俄国历史文献中，朔尔人被称之为库菲涅茨鞑靼、康多姆鞑靼或姆拉斯鞑靼)。该部族居住在克麦罗沃省南部的托姆河及其支流康多梅河与姆拉苏河

流域。人口 16,500 人(1970 年统计),操朔尔语。过去朔尔人表面承认东正教,实际上他们保留了萨满教和对上苍的崇拜。朔尔人是由乌戈尔、萨莫迪、突厥和开特部落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从文化和起源上看,他们与北阿尔泰人和哈卡斯人的某些民族群相近。直到二十世纪初,朔尔人还保留着很大程度上的氏族关系残余。十月革命前他们的主要生业是狩猎、捕鱼,某些群系从事原始农业、铁工、开矿和炼铁(因此才称之为铁匠鞑靼)。十月革命后主要人口都从事农业(农耕、养牧、狩猎、捕鱼、采集松子等),有许多人从事工业生产,形成了知识分子队伍。

图瓦族,自称蒂瓦,或为蒂瓦拉尔。文献中的旧称为索伊昂人、索伊奥特人、兀良哈人、唐努图瓦人。该民族是图瓦自治共和国的基本居民。人口 139,400 人(1970 年统计),一部分图瓦人现仍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约 20,000 人)。图瓦人操图瓦语,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属于蒙古人种。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在草原地区和山地草原区,图瓦人的主要生业是游牧业,伴随一些原始农业和繁殖马牛羊等,在西部和东南山区繁殖骆驼和牦牛。图瓦人基本上都居住毛毡帐篷。东北图瓦人(即托真人)是一些原始森林养鹿者和狩猎者,贫困家庭还从事一些采集业和捕鱼业。他们居住的是一些圆锥状兽皮帐篷。草原图瓦人(占图瓦人总数的 95%)起源于古代中央亚细亚突厥语部落和被这些部落同化了的蒙古语部落群。原始林区的图瓦—托真人是由于突厥语居民同化萨莫迪、开特部落而形成的。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和图瓦 1921 年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图瓦的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开始了巨大变革。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工业企业,发展了交通运输,建立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民族文字的创造(1930 年用拉丁文形体,1941 年用俄文形体)对发展图瓦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图瓦加入苏联(1944 年)以后,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开始过上定居生活,并且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工业、农业、交通、文化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此外,属于突厥语民族的还有托弗人,人口只有 600 人左右。

蒙古语民族

布里亚特族,自称布里亚特人,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主要居民。另外,在赤塔省的阿金布里亚特民族州、伊尔库茨克省的乌斯季—奥尔登布里亚特民族州和其他省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也都住有布里亚特人。人口(苏境) 312,800 人(据 1970 统计)。按人类学特征,布里亚特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央亚细亚型,操布里亚特语。布里亚特人的古老宗教是在后贝加尔受喇嘛教排挤的萨满教。西布里亚特人的大多数从形式上承认了东正教,但保留了萨满教,布里亚特人的喇嘛教徒也保存着萨满教的残余。

十七世纪时,布里亚特形成了几个部落群,其中最大的有布拉加特、埃希里特、霍林和杭戈多尔。后来布里亚特人中又加入了一些蒙古人和被同化了的埃文基人氏族。由于各部落文化和方言的接近,再加上并入俄国以后,他们彼此更加靠近,便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部族。该部落基本上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时形成的。在部族化过程中,各部落的差别基本消失,但仍然保留了各自方言的特点。

畜牧业是布里亚特人的经济基础。西布里亚特人属于半游牧部落,东布里亚特人则属于游牧部落,狩猎与捕鱼业在其经济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十八至十九世纪加强了推广农业,特别是在伊尔库茨克省和后贝加尔西部。布里亚特人受俄罗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影响很深,十九世纪初开始推广教育,出现了第一批学校和民族知识分子。

通古斯—满语民族

埃文基族,旧称通古斯人,西伯利亚民族。埃文基人的居住边

界,西至叶尼塞河左岸,北至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极圈以内的冻土带,东至鄂霍茨克海南部沿岸,南至阿穆尔河及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北部,人口(苏境)25,100人(1970年统计)。一部分埃文基人居住在中国东北(即鄂温克人——编者)。埃文基人操埃文基语。传说埃文基人起源于贝加尔湖流域和后贝加尔地区。可能在公元两千纪初,他们从那里迁至现今各地。傍加入俄国(十七世纪)前,埃文基人分化成一些父权直系外婚氏族,过着游牧生活,从事养鹿、狩猎和一部分捕鱼业。从十七世纪初开始信仰东正教,但保留了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信仰(萨满教等)。1930年,在克拉斯诺雅尔边区成立了埃文基民族州。十月革命以后,为埃文基人创造了文字,扫除了文盲。许多游牧的埃文基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养畜业和养兽业。

埃文尼族,旧称拉穆特人,北西伯利亚的民族之一,居住在马加丹省、堪察加省的某些地区,以及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北部地区(勒拿河以东)。人口12,000人(1970年统计),操埃文尼语。民族起源、文化均与埃文基人相近似。过去的主要生业是养鹿和狩猎,沿河沿海的埃文尼人从事捕鱼和猎取海兽。埃文尼人(从十九世纪起)表面上承认东正教,但保留了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信仰(萨满教等)。三十年代时,为埃文尼人创造了文字,扫除了文盲,许多埃文尼人开始定居,从事养畜、养兽业和农业。

涅吉达耳族,自称埃利坎人,贝埃宁人,沿阿姆贡河与阿穆尔河(哈巴罗夫边区)居住。人口500人(1970年统计),语言属于通古斯满语语族,非常接近埃文基语。涅吉达耳人起源于迁往阿姆贡河沿岸并与当地尼福赫人、那乃人、乌耳奇人融合了的埃文基人。十月革命前他们从事渔猎业。涅吉达耳人正式承认过东正教,但保留了万物有灵和萨满教等信仰。

那乃族,自称那乃,旧称果尔特人。该民族主要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哈巴罗夫边区)和乌苏里江右侧支流沿岸(滨海边区)。人口(苏境)约10,000人(1970年统计)。一部分那乃人居住在中